

邢致中・著

鐵鈎情

鐵鈎情



我與寫作（代自序）

停筆了將近二十年，數年前，我的一位鄉先輩所辦的日報增闢了航空版，承他按日贈寄我一份，內心忽然產生一個念頭：給他報副刊塗寫點什麼補補白，以報雅意吧。這就是我重新開始塗鴉的動機。一開筆，就又引發起寫作的興致，點燃起寫作的熱忱，欲罷而不能，這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爲賺稿費。既然又恢復塗寫，產品多了，就得爲產品找市場。因此開始留意當地的市場情況。這裏的幾家華文大報副刊，各有各的風格，我迎合它們的不同要求，分別寄稿，承諸編者先生不棄，寄去的稿件被一一採用，稿費隨着源源而來。

提到稿費，實在令人心寒，記得在二十年前，這裏幾家華文報副刊，當時寄給我的稿費是每千字五元，現在加到七元，這期間百物振翅高漲，惟有稿費漲幅最小，不過，無論怎樣菲薄，畢竟還是錢，錢總是具有吸引力。一個教書匠，既拉不下臉皮在課餘擺香烟攤賺外快，又沒有財力在商場上做掛名董事領乾薪，搖筆桿，賺稿費，是惟一合法的財源。所以數目雖小，也頗珍視。何況此外還可獲得精神上的鼓舞。這話怎講？太座對我塗寫的東西，連題目都不屑一顧，但每逢月尾，送報人來收取報費時，她在廚房裏聽見，往往揚聲高喊：「蘭！拿桌上爸爸的稿費單給送報的！」把「爸爸」兩字有意拉得好長好長，聽在耳裏，實在舒服。剛唸小一的長女蘭兒，從送報人手上接過報費的收據，不僅不需付錢，還可拿到幾張可以用來買糖果買故事書的紅紙，喜不自禁，隨着一聲「爸爸」，雙手緊緊抱住我的兩膝不放。身受此優遇，能不飄飄然？由此而獲得的精神上的鼓舞，何能尺度斗量？

二爲解寂寞。如今幹教書這一行的，社會不尊重，學生也不知「尊師重道」爲何物，要想在工作上獲得慰藉，會使你失望。每天抱着寂寞的影子走向學校，又帶

着寂寞的影子回返蝸居。回家以後，爲了解除無邊的寂寞，只好去友古人，或蒔花種草，與自然爲伍。此外，塗塗寫寫，也有解除寂寞的功效。人是一種不甘寂寞的動物，文人感觸又特別多，世事迫使你情思滋蔓，不吐不快，那麼把自己所感或所學所知的，向外界人士訴說訴說，藉此與外界人士互通款曲一番，確不失爲解除寂寞的一種最有效方式。

三爲驕妻女。在恢復塗鴉之初，原是爲了應酬，妻沒有表示甚麼，後來知道我有賣文，便有話說了，她說：「你的文章，也能賣錢？」而結果寄出去的文章，十天、八天後，居然在報刊上陸續刊登出來，當我收到第一張稿費單時，不由帶得意神情，高舉稿費單，以驕妻室。不止此也，自我恢復塗寫以後，偶爾在外面公共場合，和相識朋友遇面時，朋友的開場白往往是：「前兩天，我在××版上看到你的大作。」素未謀面，才經朋友介紹相識的新朋友，劈頭第一句話往往是：「原來你就是某先生，常拜讀你的大作，久仰久仰。」如前些時，參加一個文學團體所舉辦的晚會，同座的一位原不相識的女文友，知道我的姓名後，就說：我「常在××

版上看你的大作。」回家後，我把諸如此類的情形轉告妻室。我的文章非但能賣錢，居然還有人留意，更出其意料，我看到她不勝詫異的神情，樂在心裏。再說長女曉蘭，見到自己爸爸的名字上報，有時看到她的名字也在我的文章中出現，不只一次的以驕傲口吻在玩伴前誇耀着說：「今天報上有我爸爸的文章，我的名字也登在報紙上。」我這爸爸的地位似乎因此在她的心目中增高了不少，這是我塗塗寫寫的意想不到的收穫。

除此以外，我也希望自己所塗寫的一些東西，能帶給讀者一點什麼。我寫的都是隨筆、漫談式的散文，因為散文的寫作最自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要怎麼寫，就怎麼寫，是舒洩感情最愜意的一種形式。它往往是作者性靈最直接的流露，是人格最純真的表現。一篇好的散文，對讀者知識的增廣、心智的啟發、品性的薰陶、性靈的培養，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不知自己所塗寫的一些東西，是否也能帶給讀者一點什麼？這是我時常自我檢討的問題，也是我塗塗寫寫希望達致的最大目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新加坡

目錄

我與寫作（代自序）

求醫憶往……………一

殲鼠記……………七

車學記……………一五

一件小事……………二一

喜見賀卡……………二七

學藝記·····	三一
六月九日這一天·····	三七
有朋自遠方來·····	四三
飛沙入眼的聯想·····	四九
喬遷記·····	五三
我家的兩個丫頭·····	五九
竹·····	六五
花的禮讚·····	七一
母親的期待·····	七五
一個平凡生命的殞滅·····	八一
幾種癖好·····	八五
鐵鉤情·····	八九
蚊·····	九三

鄉音·····	九九
早晨的植物園·····	一〇三
雲頂的早晨·····	一〇九
吉隆坡去來·····	一一三
教師開場白·····	一二一
風水輪迴轉·····	一二七
粉筆生活原是夢·····	一三三
由倚老賣老想起的·····	一三九
「義安」的舊人舊事·····	一四三
閒話前途·····	一五一
古今誰免餘情繞·····	一五七
從朋友的感歎說起·····	一六一
中庸之道·····	一六七

百無一用是書生·····	一七一
搭巴士的今昔·····	一七五
出書的甘苦·····	一七九
後記·····	一八五

求醫憶往

這是一九六五年的事。十多年前的這一段往事，如今回憶起來，還會令人悚然而慄。

那是我應聘來義安學院任教職的第三年，當時學院院址是在坡底丁律潮州大廈內，我單身一人租住在離學院不遠的中峇路區的一座舊式組屋的兩樓。我在學院擔任的工作，日間是坐辦公廳，主管註冊處的一部分事務，夜間在學院夜間部教課，每晚授課一兩節不等。有一個晚上，上完課回家不久，腹部右側突然疼痛起來。單

身一人在異地謀生，平時飲食起居格外小心，以確保健康，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晚竟突患腹痛，初尚輕微，後來痛到難受的地步，看情形非求醫不可了。於是忍着痛慢慢下樓，原想乘的士往中央醫院求診的，中央醫院就在住家後面，乘車立時可達，偏偏久候的士不至，只好改坐停在馬路旁的三輪車前往。在去醫院的路上，或許因已上路求醫，在心理上有了安全感，腹部已不怎樣疼痛了。到了醫院急診部門，見先我而到的幾位求診的病人，都坐臥在長椅上不停的呻吟，在場的幾個護士，圍在一塊談笑，對呻吟着的病人，視若無睹，不加理睬，這情形嚴重地威脅着我這新加入的病人，原已轉為輕微的腹痛，這時又疼痛難受了，於是，鼓着勇氣，捧着小腹上前結結巴巴的向護士報告病情，要求她們請醫生急診，其中一個護士以漫不經心的態度和冷淡的口吻回答說：「醫生沒有來，我們有什麼辦法呢？」等我痛得實在不能再忍了，一再向她們表示我必須住院，要求她們先給我安排一個床位，讓我躺下，才由一個護士指使一個工人，把我扶進推車裏，推進一個三等病房，到了我的床位，就急不及待的倒下去，躺在病榻上痛苦地呻吟。時間一

秒一秒的消逝，一個半小時過去了，仍不見醫生前來診治，也沒有見到一個護士的影子，使我心焦如焚，因而小腹也痛得更加的厲害，禁不住大聲喊叫起來。不久，見兩個護士擁着一個和我學生一般年紀的醫生到來，在離我病榻不遠的地方，厲聲的向着我吆喝：「閉起你的嘴來！」

我這時明白，同情這東西，在某些地方，是得不到的。這使我無名火湧起，痛得難受，自然要叫喊，難道病人連喊痛的自由都不能有？當時，如果不是疼痛得難受，如果不是嘶喊得精疲力盡，如果我年輕十年二十年，真會要他好看的。但轉念一想，誰教自己是病人呢？病人怎能得罪醫生？只好忍氣吞聲算了。原來這位醫生是特別前來阻嚇病人的，見目的已達，就回頭走開了。大約再苦熬半小時，才來了幾個工人，在一個護士的指揮下，把我抬進一個房間，接着進來四五個也是和我學生一般年紀的醫生，其中一個命護士除去我的外衣和內衣，用雙手在我小腹附近按捺起來，一遍又一遍的，好像在尋找我的病源，其他醫生站在一旁，時而竊竊細語，時而高聲大笑，他們是在奚落我這無助的躺在木枱上任人擺弄的病人，那時，

我是疲乏得不要說別的，就是想以「怒目而視」表示抗議一下，也無能爲力，只好含着淚忍受着，任由他們奚落。後來一個護士告訴我：「是盲腸發炎，需要開刀，先回病房休息一下，再動手術。」又抬我回病房。

把我推進手術室時，已是深夜三時，割除盲腸，是最起碼的手術，我知道只須局部麻醉，而我卻全身麻醉，注射麻醉藥後，手術如何進行，全不知情。知覺恢復後，發現自己躺在病榻上，知道已動過手術，再過些時候，發現開刀傷口竟長近六寸。割盲腸的一般傷口，都在二三寸之間，而我的傷口竟增了一倍，知道自己是做了這幾個年輕醫生的試驗品。可是，這已經成了事實，皮肉已經被糟蹋了，也只好認命了。

割除盲腸這種小手術，本來三四天就可以出院的，因我的傷口較長，不容易收口，因此多住了好幾天，到第八天才勉強拆線，辦理出院的手續。

在醫院的這一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開刀後的前兩天，整天仰躺在病榻上，連翻身都不能夠，飲食、大小便、洗身，都得要護士幫助，護士雖都勉強幫着做，

但在給你做事時，那一種老大不情願的態度，那一副緊繃着臉的後娘面孔，看着實在難受。等到自己能勉強起床稍稍走動了，要他們幫做一點什麼，譬如請她們代打一個電話，或代到醫院商店買一點什麼東西時，便難如登天了，有時她們會沉着臉對你說：「醫院病人不祇你一個，怎麼這樣煩呀！」有時乾脆裝聾作啞，聽而不聞，以無言來表示拒絕。這些年紀輕輕的護士，怎麼會都是這種德性呢？幾乎使我懷疑自己是身在醫院，在病房走動着的白衣小姐是為病人解除困難的醫院護士。

出院那一天，當我步出那座龐大的建築物時，我的心情是和脫離可怖的地獄無異，是那麼輕鬆，那麼快樂。建築物的大門外，白雲在天，艷陽滿地，世界是多麼美好，為什麼這座建築物內的人，都是那麼冷酷，他們的人性為什麼不能放光彩呢？

出院了該沒事了吧，不！我的冤枉罪還沒有受够呢。出院一個月後，發現那長近六寸的傷口，向上高起三四分，教人心驚肉跳，好不驚慌，趕忙覓醫診治，這次自然不敢再踏進那座龐大的建築物，請朋友介紹了後港那間著名的教會醫院——陽

伯醫院求診，主治醫生說凸起的肉塊是前次手術做得不乾淨所造成，必須再動一次手術，把這些肉塊割除。於是第二次住進了醫院，多花了我近千元的費用不算，並讓自己的皮肉多受了一次苦。

回憶把我帶回了現實。如今，那座原被我視為人間地獄的龐大的建築物，已經面貌一新，不時傳出令人鼓舞的消息。例如：某疑難的大手術開刀成功啦，某垂危的病婦被它急救啦，醫生診病認真、負責、能給病人安全感啦，護士笑臉迎人、對病人態度好多啦等等，它已隨着新加坡各方面的進步，而完全改觀。新加坡在十多年來，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這座龐大的建築物內涵的脫胎換骨、呈現新貌，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藏鼠記

我目前的寓所，四周全是綠色地帶，空氣好，環境幽靜，離工作的地點又近，步行五分鐘，就可到達。唯一的缺陷，是有鼠爲患。

鼠之爲物，奸詐狡黠，骯髒帶菌灰毛軟骨的身體，尖嘴凸眼賊頭賊腦的尊容，看到就令人作嘔。我想，上帝的創造萬物如都有意旨，她的創造物都是有用的話，那麼鼠的用處，該是獻出自己的醜惡作爲用來衡量美好的標準吧。

然而，我的寓所，偏多這一種醜物。

牠們在每天天黑以後，就出來活動，較早時只是偶然顯露一下醜臉，還不敢明目張膽的在人前走動，牠們的天翻地覆的大事活動，是在燈火熄滅全家入寢以後。我時常在睡夢中被牠們的翻瓶倒罐、咬食物、咬紙張等聲音吵醒，被吵醒後，往往就整夜難以成眠，苦不堪言。再加本人素有潔癖，對這齷齪不堪的小動物，厭惡萬分，更何況事關家庭衛生和一家人的健康，覺得怎樣也不能讓這宵小在本人堂堂府第中窩藏爲患。

於是，在一次家庭會議中，提出殲滅鼠賊之議。在會議中，原則上決定閤家全力以赴，清剿鼠賊，以杜後患。但如何進行，因缺乏經驗，無成法可循，一時無計可施。後經向芳鄰戚友多方查訪，決定先買點毒鼠藥來試試。此法非常有效，使用後，數週內不見鼠影，閤家歡喜萬分，正欲大事慶祝肅賊成功，想不到有一天，當我在一張閑置的書桌抽屜內翻尋一點東西時，赫然發現抽屜裏面的角落躺着一具巨鼠的屍骸，一定是這討人厭的小畜牲，吃了毒藥以後，進了抽屜，藥性發作，就永遠出不來了。可能命絕在那裏有十多二十天，屍體已腐爛風化，只留下一個乾扁無